
四庫全書
經部

易象正卷三

明 黄道周 撰

☷☰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正曰自屯師而泰雨水之候得正令也易不以一歲之令正百世之令而曰正令何也曰適其正也正而泰外小而内大太蔟當務萬物族聚陽明積中和順外敷君不以貴驕其臣中國不以勢陵夷狄君子不以道攜小人一長一消曰幾而已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周頌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言夫道之不兼進也生民之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如后稷可以言財成者矣故泰者輔相之象也輔相天地必以正誼不彙衆正其正易替故其究也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九泰之升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正曰泰有明主以登良臣何恤乎茅藉自上者也茹蘊自下者也以薦鬱鬯亦各其彚也南征征吉其義不退也是猶未得位也而上位之選歸馬同命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古之升士者其慎始若此也雖用齋戒升中以告上帝亦不過如此也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道之初泰者也

九二泰之明夷

泰小往大來吉亨

明夷利艱貞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正曰泰也而有明夷之心何也夫其當作洛之會乎艱貞之利何往蔑有用晦而明聖人之所屢試也多士曰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不啻不有爾土多方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故觀于多士多方而知周公之懲

也中行四德惟周公有之故曰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知也朋亡義也泰而明夷聖人之所有事也世亦知所為中行若此者乎則雖晦而可以光大矣

九三泰之臨

泰小往大來吉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正曰自泰至于臨則亦八月矣消息時也平陂遇也吉亨命也艱貞性也泰而多恤小人以為嗜凶

君子以為食福食福者猶之農社也耕耘而春刈穫而秋風雨晴潦無不恤也召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又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古之用恤者如此是以上格于廟社下孚于百姓詩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教思容保則率繇此也

六四泰之大壯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壯利貞

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正曰泰之翩翩何也言多助也天子享祀元侯述職九夏肆奏萬舞合作大夫卿士各以其次周爰執事頌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言不富也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言不戒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蓋言隣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言孚也故泰之大壯元侯之禮也覲於元侯肆覲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六五　泰之需

泰小往大來吉亨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正曰是需也而稱歸妹何也天地交泰需時而動而樂君忘其貴士忘其賢國不驕其家婦不驕其夫天下化之以燕以譽詩曰桃之夭夭有蕡其實益言時也何彼穠矣唐棣之華益言位也夫有時與位而和樂以將之非其中願而能如此乎

上六泰之大畜正變象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正曰泰之大畜何吝之有乎謂其窮大也物大聚則必大散城内也隍外也邑固也師博也務外博者其内必涸楚子將城陳蔡不羮范無宇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衞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夫手拇毛脉過境者國之尾也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虻蝱之既多不能掉尾臣亦懼之用師復隍乃不掉矣然則告邑貞命可以免矣而曰吝何也時則已過功則已博固之而有不固也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是泰之大畜之謂也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旡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正曰禮樂之不作其始於法制乎法制貴辨禮樂貴和辨以救和而和不勝辨驕君謟子則必繇此

矣君子之仕也非為禄也君以禄制士士以禄自制陽亢於上陰湧於下雞鶩虎兕羣擇之矣故否之匪人有不近於人者也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歟大東之詩曰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是之謂也故否者儉德避難之象也君子儉德小人縮色驕禄不餌隱身自貴靜觀天爵則亦不辱及其究也以裁成輔相天地

初六 否之无妄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正曰消長以道亦各其彚也周政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玆知恤鮮哉棘始生而為荔桃三歲而為荊匪人之始進无以别於君子也與氣相漸而駕鼠易貌矣趙無恤曰雀蛤雉蜃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哉竇犨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擅國政宗廟之犧化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故政而死靑君子之所貴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貪人之志雖在於君何足貴乎

六二否之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正曰否之大人可以退矣訟之大人可以窒矣失亦小人之時也小人獲其吉薰利之與榮大人獲其吉禍難之與辟惕中遠凶是包承之事也夫祿仕者亦猶之訟乎口實而已包承則死所事訟也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是則未為包承也聽言則對訟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夫去其所謂良悖而可矣

六三否之遯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遯亨小利貞

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正曰易謀君子不謀小人小人包羞何稱乎謂夫儉德而引遯者也詩曰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微子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故君子之禍敗至於包羞而止矣危邦而在高位身必辱亂邦而在高位身必戮彊力忍詬伊尹氏之行也湛毅長慮伍胥氏之行也然不當其位則可以辟難不可以濟否

九四 否之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正曰否而可以濟者其惟觀乎葉子高之入也楚人德之曰民之仰公若農之望雨也管夷吾之去魯也齊人請之曰寡君願得而甘心焉汶墳之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蓼蕭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君子不試以才著者近名而有災以德著者集福於无為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有命之

謂也

九五 否之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正曰休否之大人夫非明德而能之乎周公耶人以昭考之子穆考之弟成王之叔父執贄而見士吐握而迎之朝見七十二人暮見七十二人豈謂人之明德盡不如我者乎人壽之衰紲則必於其

彊陽也而陰慝中之鴟鴞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又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維音嘵嘵夫非休否之大人而能之乎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則君子在上位持危扶傾晉其明德以仁天下而謂之曰否何也曰消長者天地之運也盈虧寒暑嵗朔之數也天地雖閉賢人未絶草木冱寒根芽乃滋當位之人怵於垂亡綢繆以通之痞痳以求之則必有君子來而共圖者矣周之始衰也諸侯不貢士於天子其卿士大夫各保其土子弟姻婭膴仕相禪士生而不識王國泯泯棼棼以至於亡名奭曰無能往來迪兹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夫以文王之德死五臣往來則彝教不降而況當否運之任者乎然則否泰固亦任運者歟曰天

道之滿也不過期凵周自克商至於東遷三百八十年參而兩之以為春秋環而數之坤之下際蒙訟比履四卦所值二百七十二年而否實受之周室諸侯更命盡矣夫有大人休否其間修明德義平章叙睦以協於諸侯苞桑之繫猶或可存也然則衛彪傒與晉女叔寬其謬乎劉萇之城成周魏獻子與齊高張為政衛彪傒謂單穆公曰萇劉其不免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雖魏獻子亦將及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否之不可休也若是然則休否何道歟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朔相推人事不停裘葛

相資膏火相周六府孔脩五德是求用君子以包小人以大得棄其小喪非是則聖人不能為謀也

上九 否之萃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正曰傾否何喜之乎消長相乘贏縮平行則是憂懼為虞也君子力行以俟君子積誠以待小人猶行曠野之禮於廢社也致恪而已觀射父曰天子禘郊必自射其牲王后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

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謂是事也君子之仁足以行禮智足以飭樂觀其所萃以維其敗雖端居搢笏而去小人未為不可也猶且戒其不虞无忘戎器曰是倚伏者終不可恃則是管仲之志堂阜桓公之志射鉤也

泰否則是交卦也交卦者何反復對化則猶之此卦也泰之反復曰否對化亦曰否則猶之一卦不得曰乾之反復曰乾對化曰坤也否之反復曰泰對化亦曰泰則猶之一卦不得曰坤之反復為坤對化為乾也既猶之一卦則亦不得比於屯蒙需訟曰吾反復而為屯蒙需訟對化而為鼎革晉明夷也然則乾坤動靜反對而成兩屯蒙需訟反對而成四泰否相交則一而已乾坤之距泰否泰否

之距隨蠱隨蠱之距漸歸漸歸之距兩濟闊狹不同差分各異何以裁之曰天道之渺化不可以尺量也使其上下遠近各等則有執顓頊以摯羲軒指武湯以儀舜禹者矣然則卦積歲月之必有晝限何也曰是爻象之為也天道遞變爻象不變必從倚圖觀之則積差前後交泛初終可得而求也

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然則泰否兩侯固相等與曰是交卦也物之交者必雜雜則殺人於天殺人於天則其道難齊然固已齊之貞定王丁亥三家分晉安王乙未命田和為諸侯此其定侯也貞定王戊子之歲四分百有五日以起泰限趙无恤魏駒韓虎始滅荀瑶又二十八年而周分東西又二十三年而魏斯趙籍韓虔命為諸侯又十八年乙未而命田和為諸侯於時天下厭亂諸侯即新星辰日月不復告災犀象蛇龍以為常畜遠視

春秋又一世界各主各臣家自為治而周室尚以一綴旒懸寄其上故以為泰則良泰以為否則良否也泰否混淆陰陽雜交然以視于八體之恨父子兄弟玄黄競戰猶庶乎可也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正曰天與水違違則疑疑則訟天與火從從則辨辨則同方諸取水不如陽燧之斂也涉遠死涯不如規星之晰也寒沍為政不如火熟之利也漸臺而望不如高丘之無蔽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類族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辨物也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又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深於同人之義矣故同人者類族辨物之象也天下有火宵定乃見日中之明不見燎爓世族何常譽髦是尚其究也以容民畜衆

然則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至於同人乃則君子貞何也曰夫亦其時也貞者君子所慎用也蘧伯玉晏平仲二子所謂君子也孫蒯逐君告伯玉焉伯玉出於近關甯喜納君告伯玉焉伯玉亦出於近關伯玉似以貞為不利也而利其近於幽人者崔杼之難君弑臣逆平仲端委而立於門外

欒高之難國關邑分仲亦端委而立於門外平仲似以貞為利也而利其近於女子者然則孰為君子者乎曰子産之同人則亦君子也子孔當國為載書以序位聽辟諸子弗順將討焉子産請為之焚書曰專欲無成犯衆興禍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許靈公以死請鄭於楚楚為之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故昧於一來不逞而歸何可禦也遂不禦寇楚師入墮南里之城是子産之貞也然則子産不亦近於女子者乎曰子産之同人有不同人者也子孔為載書國人弗順子産聽而焚之及子産作丘賦國人弗順子寛以告子産則不改也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范宣子為政黷賄於諸侯子産為書以戒之及子産鑄刑書叔向亦戒子産不毀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故子産之同人而貞不可能也其不同人而

貞亦不可能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若以水濟水其誰能食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同不同之辨子産與平仲同旨也然則使子産為伯玉其能之乎何為其不能也子張之將祭請田弗許退而徵役子産遂奔晉也既安於鄭又為子張請其田里入陳之役賞子産下於子展一等子産固辭故三君子之貞皆一也而子産類辨矣詩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是子産之同人者矣

初九 同人之遯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遯亨小利貞

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正曰于野出門其志遠矣有遠志必有高識房闥之談君子之所不貴也君子與人同功不慕功與人同過不諱過然且入於功過則不如死功過之利也荆壓晉軍晉人患之范宣子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文子執戈而逐之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固賞之安于曰臣之少也賛筆為命而義不稱及其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及其長也端委鞸帶以隨宰人而且無名今一旦為狂疾而必曰賞則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乃釋之夫二子者其庶乎无咎乎

六二同人之乾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元亨利貞

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正曰同人而乾何吝乎仁不與衆覆義不與衆斷乘權而游秉知而謀以為杓人而不出其宗閒道雖博亦君子之所惡也范宣子為政每事必與其老訾祐謀之郤氏為政每事則與其宗謀之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以其宗黨伐之雖敗不亂其可乎郤至不可然而積彊不可復柔矣雖得倖焉猶之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古人之問不失次也如此

九三 同人 无妄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正曰同人而无妄是豈為眚動乎君子立誠以動衆動衆以晴民正而行之鬼神退聽故伏莽者小人之眚也升陵者君子之正也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方帝舜時苗民逆命大禹徂征三旬弗格退而脩德班師振旅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始為西伯密須不恭王在周京不樂與戰以一

旅覡之愙須來歸詩曰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大禹與文王夫豈有妄心乎其辨之者蚤應之者靜故伏莽不興羣小聽命災禍不作而天祐衆正也

九四 同人之家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家人利女貞

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正曰是猶之家人也弓矢干戚死所試之君子之於兆庶辨其族類正其民物同姓同德不相干也

周用犬戎祭公作色晉先鄭莒惠伯厲聲夫豈先則而為之乎齊桓旣過孤竹涉卑耳之谿將遂闞於王室管子歸築三歸之臺以自貳於諸侯晉文公將攻陽樊倉葛呼正以王德道以文武麗以父兄甥舅而陽民得還此亦近於為義者矣義者同人之所共利也桓文之事則猶未遠於義則也

九五 同人之離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正曰同而離號咷之先則猶未同也離而同中外休明則道已同也古之行師者皆取於離離火也乾金也金火相鑠歷久乃化先號後笑是猶倉葛呼之義也晉文公立二年將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乃納襄王以示之義既又用之曰民未知信乃伐原以示之信既又用之曰民未知禮乃大蒐以示之禮因禮立政乃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甚矣用民之難也夫非牝牛之貞其能數勤乎故大師者君子之所慎用也然則夫子之言斷金何義也曰五正也二應也二五當中其應同心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楚之圍宋也九月不服晉人不救楚將去諸申叔時曰築室反耕則宋必聽命矣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許之退三十里乃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是為號咷而笑矣然而大師未遇也邲之戰晉有違言以迄於敗及桑隧之戰趙同趙括又欲與楚戰請於欒武子武子將許之范燮韓厥以為不可武子乃還是所謂善均從衆者也可謂相遇乎曰武子則可謂明矣邲之號咷不及桑隧之後笑也然而未有以遇楚者其惟名陵乎名陵之先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謂齊師詰相及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於是師進次于陘屈完來盟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亦先君之好是繼屈完敬諾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或曰齊之君臣於是失辭昭王之不復二百餘年矣仗義而臨諸侯何力之視然使管仲無是言則竟周之世死復為是言者且以楚猶非德之服也而姑示以諸夏之難戢故城濮名陵則庶乎克遇者矣文公之於子犯桓公之於管仲則庶乎同心者也斷金如蘭則二霸之君臣庶亦有焉

上九 同人之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正曰革之悔亡則猶之无悔也道至无悔而已矣已者離之屬也以離革乾乾交於兑丁巳之合古人有用之者矣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古之用師不出四郊鄉遂之民蒐苗以從故賞則同休討則同憂孤終同協槩藁同入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猶是郊遂之衆也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同人之革則先取於此矣

☲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正曰同人之類辯譬之疆理是人道也大有之遏揚譬之臨炤是天道也得尊位而能柔柔而明詩曰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是王季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是文王也是猶未識夫大有之義也大有者以刑賞公之天下以慶威共之百世以征討寄之禮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桓之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是之謂乎故大有者遏惡揚善之

象也大明方中邪慝不作雖有牲帛不救日月及其究也以親建萬國

初九大有之睽

大有元亨

睽元吉亨

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正曰道未有純乎亨者也人未有生而貴者也大有之睽於人事則未有交處也不擇利而蹈不恃幹而固其道已榮則風雨及之矣故内懼不生外患不作雖聖人猶有憂色无害而艱其惟成王乎

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故匪咎而引咎明王之務也无害而克艱哲后之智也伊尹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是初有之義也

九二 大有之離

大有元亨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正曰健而動動而明上下交應大人繼炤牝牛之載大車上不棘御下不僨事安致之矣卷阿之詩

曰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又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夫以四海之大共球積載不託於賢者而託於奔逸便辟之才猶策狗馬以御玉輅也一旦敗覆則羣跳而去正月之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是可以言攸往者矣

九三 大有之睽

大有元亨

睽小事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正曰事之不可大亨正也叔孫豹聘於晉享以大樂不拜及鹿鳴之三而後拜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叔孫穆子曰夫樂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昭令德以合大好皆非使臣所敢聞也伶簫詠歌及於鹿鳴則先好是嘉四牡所以章使臣之勤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敢不重拜夫穆子則可謂知禮矣桓公受胙隕越下拜文侯受享進而請隧夫文侯則自為公也而同異不晰絀於王章雖未有害則猶之弗克也

九四大有之大畜

大有元亨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正曰彭盛也滿也大有已盛矣而又畜之肥於國不食於家夫非明德而能之乎禹之昌言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予決九川暨益暨稷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夫以作乂之功蓋於益稷一則曰予再則曰予其盛於自舉也舜乃稱之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帝舜則可謂明晰者矣不然則是以禹為迫已也采菽之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桑扈之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九四匪彭殆

謂是鄉

六五大有之乾

大有元亨

乾元亨利貞

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正曰大有之動動而應乎乾是不為已剛者鄉曰非然也中和之極天子所建是明作之會也洪範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是四克者則大有與乾之所共取也乾

以剛而取柔大有以柔而取剛厥孚乃交故威福者天子所不敢作也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言夫極建而多備者也極不建而福多備雖聖人猶畏之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可不戒哉

上九大有之大壯

大有元亨

大壯利貞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正曰道未有壯而吉者也大有之元亨大壯之利貞與乾同稱則易甞貴之矣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何謂也謂非禮弗履者也禮以致順禮以成信禮以下賢三者天地之情也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故如洪範可謂知天地之情矣然則大有大壯兩者乾德之合也乃大有之得大壯吉無不利大壯之得大有則无攸利何也曰大有陽也大壯陰也德位相持高危難文壯而不艱乃喪其資夫非合乾之德而能保有終吉乎故艱危者上帝之所祐助也大有而不有大壯而不壯雖以各正保合則必繇是矣然則易之稱四大卦者何也曰是皆從乾者也從乾者何也乾南而坤北屯蒙從坤則需訟從乾師

比從坤則小畜履從乾乾泰否從坤則同人大有從乾大有者五陽之卦乾之三駕也謙豫從坤則隨蠱從乾臨觀從坤則噬嗑賁從乾剝復從坤則旡妄大畜從乾大畜者四陽之卦乾之又三駕也重頤從坤重大過從乾於是大過而天地且中矣故坎離天地之中會也當過而過已過而反天地亦不得已也咸恒從坤遯大壯從乾於是而乾又三駕矣天地九駕而得四大故大有大畜大過暑中之漸分也大壯暑至之將進也四大皆右天地之尚位也兩陰兩陽各處其極從於陽節右行而贏故觀於四大卦而大象之位可見矣然則小畜小過之左行何也曰小畜自乾而來止而不過小過自兩濟而來則過矣重乾以至小畜三際小畜以至小過十六際凡一千五百一十二年而天地四分益以八十五而四分小過故小過者天地之大慎也然則聖人之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也曰

聖人之觀象也取於乾坤乾坤成列而易立其中故自乾乾而上成列十八坤坤而下成列十八三十六卦成位於中而道𡽪事業森然備矣然則聖人之意亦爲是四大象而發乎曰緼不可闡則意不可見意不可見則言不可盡也然則夫子於此又重言之何也曰大有之大壯乾德之合體也履信思順尚賢聖人之所治也亢龍有悔

聖人亦重言之故聖人之意可見也

同人大有一陰之卦也從於北政日道騶永晝二百有四則夜百五十六與小畜履同次而分燠是唐虞之所致也古今之治一民五君𥘊未有不亂者也小畜履嘗終之矣而同人大有尚有具令名同人之遯宜吝而無咎大有之壯宜咎而无不利夫謂其柔危而剛勝耶人道之貴孫天道之貴正亦各有取之也故兩卦之上下同情而異辭然則屯蒙從坤需訟從乾泰否從坤同人大有從乾者也而序位每曰陰

少從陰陽少從陽也蒙從於南政同人大有從於北政何也曰是亦有位與德焉陽多之從陽陰多之從陰蓋各以其類位也陽卦之起於陰陰卦之起於陽則亦各從其佐德也卦序之論從政位也而序德夫亦猶之乎從日也以晷影測其精物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以大有是何義也曰是一正而一應也同人正也大有應也正人也應天也類族辨物所以從人揚善遏惡所以從天也田和為侯之歲又十年而安王崩烈王立三晉俱廢其君為家人於是齊稱王矣而且朝周顯王五年秦敗三晉之師而且賜以黼黻夫以衰周綱紀齊晉使當其時有明主哲相因四新國之力修舉政刑布仁義震厲於天下類辨遏揚猶可以帝而惜乎其僭也又十年而齊趙韓魏始自交兵秦用刑名以強其國譬之圈虎聚久自鬪使熊坐大顯王之丙申

秦始稱王諸國唁之互相王也秦之稱王後於楚宋吴越及其末造猶且後於四國也秦於四國未滅焉耳然而天道已極不得不變列國先王相持二三百年而相與爲雌古今无有也秦守其陰節後起乃勝益自作鄜畤而後四百四十年乃自王其國非有禮教尚敦樸而能之乎故自顯王辛未徙都咸陽以前諸國未鬬鬬未爛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四國有焉自顯王辛巳魏人徙都大梁而後諸國始憒憒始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不克秦與諸國分有焉然則秦可謂受命者歟曰是非受命之際也一民五君亦猶之小畜履也然則西周以前不有當之者歟曰或得其德或得其位或其對化也小畜履之對曰豫

謙同人有之對曰師比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正曰作易者其精於地道乎地中有山虧益變流生於其間故博而不散夷而不衍隆而不險窐而不陷愿而恭柔而立寬而栗生則游焉死則入焉進退高下權量其間是君子之所飭終也詩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公劉之行也君子觀於天地鬼神陰陽之故而後知人之

賁謙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絶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多方曰惟逸惟頗大逺王命故觀於人道之所終則知神道之所始者矣君子為地不敢為山為澤不敢為天虧益變流安知何求及其究也

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六謙之明夷

謙亨君子有終

明夷利艱貞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正曰謙之明夷何傷乎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然而磬折集木則不可謂已學之也君子之處治世如服耒耜任重負焉處衰世如畫貍首以游於決拾之內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曰甚矣子之滿也昔正考父較商頌之名篇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而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甚矣子之滿也故謙而明明而若傷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是衛武公之行也

六二 謙之升

謙亨君子有終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正曰謙者幽獨之行也升者明庭之道也謙而升夫豈脩名而為之乎夫亦其素也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公從之既又使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臣皆不如也公從之既又使為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不可廢也狐偃讓於狐毛及狐毛卒又命趙衰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善佐軍先且居先軫之子也於衰非倫矣衰之倫有箕鄭胥嬰先都在衰又讓之故

如趙衰可謂鳴謙者矣

九三 謙之坤

謙亨君子有終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正曰先迷不已勞乎後得不有終乎仲尼觀於五德曰吾具為土乎土四德之所出入也亭毒萬物而不言功取之不勤給之不窮因陳為新納汚為清有則養之歿則藏之故德之可居者惟土也君

予夏行就陽冬行就隂急病而讓夷食疏而任劬入澤為人驅魚入林為人袁虎若是而猶懼嬰於
戚患周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故勞謙有終亦聖賢之所自與也萬民率服何知之乎又況於致恭存位者乎然則夫子
之言致恭存位何也曰坤地也艮山也山伏於地以卑而高以高而卑上下求之不自為勞子曰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國予聞而弗忘賜女州
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以伯石之汰也勞謙而得州田季孫宿之拜莒田也晉侯

享之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嘉下臣弗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未堪而況下隸請撤加而後拜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以武子之專也勞謙而得好貺故致謙存位非德之至也然而聖人有取焉然則勞而不伐有功不德自大禹周公而下允屬矣且是九三也卿大夫之象也曰其管子乎管子既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子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乃受下卿之禮而還鄭伯賞入陳之功乃享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再命之服先六邑次輅子産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産之與管仲

同志也世而无厚至者則管仲子産其庶矣然則六爻皆謙也夫子之獨贊九三何也曰九三者謙之主也六五非謙之主也九三為謙之主則謙臣道也夫子不直謂謙之坤何也曰猶是辭也得道者忘罷得意者忘象知其坤而必以坤與之則是觀象者辭費也故君子所治聖人有所不治也

六四 謙之小過

謙亨君子有終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正曰伯禽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問於商子商子命遊於南山其陽有喬總然而仰其陰有梓抑然而俯明日又見周公入門而趨上堂而跪公撫其首曰是何君子之教乎晏子來聘執玉已卑上堂數疾仲尼使人問之晏子曰堂上之禮君行一則臣行二君之授玉俯得無卑乎舉步數得無趨乎衛武公之謙也以抑自命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非手攜之言示之事非面命之言提其耳以是撝謙則其謙也死不至矣

六五　謙之蹇

謙亨君子有終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正曰征伐東北之事也蹇則違之而利侵伐何也謙以服衆服衆而禦難兩師相當哀者必勝驕者必敗矣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劌曰小賜不咸獨恭不優未可以戰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劌曰是則可矣夫茍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謙而蹇則為中心圖民者也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則所謂大人也中心圖民以誠將之四鄰來從何難之有然則不富以其隣何謂

也曰以謙而動衆也泰之大壯不以謙動衆而亦曰不富以其鄰何也曰是皆柔詞也致柔而後物歸焉泰四謙五皆六也小畜之大畜則九也九富而六不富故泰謙之不富與小畜之富隣陰陽之等也然則泰小畜猶之隆德也以隣而不侵伐謙獨以之侵伐何也天地之虧變君子亦虧變之人神之惡害君子亦惡害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於是出也然則是君子獨用之而曰以隣何也曰是方伯連帥之事也湯之於韋顧文王之於崇密以天子之德而行諸侯之事何謙如之然則春秋書會百四十有五書盟九十有九皆以其隣或富或不富皆无當於謙歟曰春秋之有盟會皆富之也稷之會取郜大鼎而諸侯皆利其與國湨梁之會執邾子莒子而大夫皆利其諸侯不富以隣者獨幽城濮陽穀首止寗母鹹及葵丘耳牡丘之會救徐不克而霸業遂衰故王道既熄而霸業之難

繼也富而以隣失其義不富而以隣失其力以隣而侵伐失其仁不以隣而侵伐失其武故驕溢滿盈者相望於世而裒多益寡獨使鬼神陰隲其事也

上六 謙之艮

謙亨君子有終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正曰謙而艮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而行師利征何也曰謂是鳴謙者自討之謂也君子謹身而外人

後遠而治近克己以致其誠率屬以致其慎大勞不驚而獨以謙鳴仲康之征義和也追其悖德而討其失業且命於衆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仲康亦度時而止者乎啓之討有扈不為不武也再世而幾失故仲康獨以謙鳴伯翳之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夫仲康則猶守禹之訓也然則魯於邾莒鄟向部諸郕繹須句根牟之間數十用師皆不得謂之行師征邑國者歟曰是皆鳴豫者也何謙之有天子之子男麗於諸侯會遇齊盟不得謂之邑國猶是背庭也而自以為身自以為人恣睢其間不平其施則殆矣然則叔弓之圍費州仇何忌之圍郈季孫斯及何忌之墮費固皆其私邑也墮其私邑以弘其君不得謂之鳴謙者歟曰是猶之冥豫也何謙之有然則謙用侵伐固難為象歟曰天下未有謙而侵伐者也謙而侵伐大德而小試大義而小據忘執與位不求勝人自

勝而已夫非文王而誰乎

䷏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正曰謙禮也豫樂也禮以地制樂繇天作地制以艮天作以震艮止也震起也禮樂者刑罰之氏也禮樂不作則刑罰不清刑罰不清而斧鉞鍾鼓皆敝矣止而順順而動夫各有自始也虞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弗壞故禮樂者聖人之所以勸也周書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禮樂不作則百姓不勸上不可以薦上帝配祖考下不足以懷諸侯柔師衆故雷霆不威而霜霰總至也君子出言以時出行以時苟非其時雖有禮樂若默若雌及其究也以懿文德

初六豫之震

豫利建侯行師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正曰謙之上六鳴謙挹也豫之初六鳴豫溢也夫託初位而有震人之聲非窮凶而為之乎郤至入周侈鄢陵之戰單襄公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居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鳴豫之凶謂有蓋人之心焉退而脩省以和以平則庶可不喪矣

六二豫之辭

豫利建侯行師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正曰雷雨作解解而夙萬物甲拆建侯行師此兩者不可不夙也故介于石未解之物也不終日已解之物也雷霆破山不避金石堅氷不鑿一宿頓釋君子立子不謀於左右不謀於婦人君子出師不宿命於家不漏言於親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夫非知幾豫解之能如此乎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然則夫子之言上交下交何也曰六二者上下之所交取也豫以成信解以成智益自蘧瑗季札之外未之有望也然則平仲叔向不可謂智乎曰微彰剛柔則夫人而知之也知而无濟雖為衆望自免而已晏子之晉與叔向宴語雛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欲無獲民將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饞鼎之銘曰昧

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曰不悛其能久乎二子之道國惡不相諱也然是夫人而知之二子惟望自免而已其或者穆叔乎穆叔自澶淵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政必在韓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使早備魯久將失政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亦將殆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乃與季孫語晉故不聽既而趙文子卒孟孝伯亦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甚矣穆子之正也正是生明明是生識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介石貞吉穆子亦有焉

六三 豫之小過

豫利建侯行師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正曰盱豫而遲豫而小過者也豫而小過則怠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為天子之道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為諸侯之道也臧文仲獲地於重館夙也子太叔弛幕於晉庭遲也夫天下之不以速敗者能幾乎然既已豫矣而又遲之則是重悔也重悔而過則是多咎矣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周官曰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言夫盱豫而多悔豫而小過者也

九四　豫之坤

豫利建侯行師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正曰順而動動而得大順天下從之何獨西南乎西南之得朋非獨吾隣也文德協和百靈以懷震

者帝之始出也艮者物之終成也坤迷其始艮成其終則皆可以勿疑也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夫非順動而能如此乎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仲虺之勿疑周召之無貳益有得於繇豫成信而已非其志也

六五 豫之萃

豫利建侯行師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正曰危矣哉古人之觀豫也禮樂干戈之中亦皆有奇疾焉謂大衆所聚則情僞雜取然卒未有豫備之多融者也奇疾之殺人則皆於其不戒也衆而戒戒而悅邪慝不生榮衛周作雖有不豫勿藥之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是可謂知豫之萃者矣爲國而不知豫之萃不有夷難必有子融申生名戎伯服名翟是國醫所斂手於不試者也

上六　豫之晉

豫利建侯行師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正曰冥晦也晉昭也冥而待明急而用懃是何可終日乎小過之遲悔介石之作解是齊姜所載謀於子犯也故冥豫有渝康侯之所貴也楚子涖國三年而不聽政樊姬諷之一日而舉孫叔敖覇於諸侯齊侯委國於左右三年不治即墨尹微言一日而烹阿大夫實强其國魏文侯遠太子擊於中山趙倉唐牽狗載鴈以獻誦晨風之詩於是歸之發其衣裳盡皆顛倒秦誓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秦穆公以冥豫有渝遂獲令名覇於天下雖覲於天子晝日三接與文侯並命又何過乎

謙豫一陽之卦也從於南政日道騤庳促於泰否者又三十有六天道之不齊也璣衡之所在也謙之蹇利用侵伐其艮利用行師何謙乎夫亦其志也黜功利以戢名德天下信之豫則無所復疑惑也觀於解之不日小過之遲悔兩象之情可見矣夫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是何義也曰猶之一義也有大而能謙謙而豫者鮮矣是五民一君之卦也慎靚王之元年辛丑其明年諸國合從始入謙際是非謙也而謙之何也行且有君矣慎靚王之三年癸卯楚趙韓魏燕五國共伐秦窺函谷秦兵逆之五國率而卻走秦猶未能東有諸侯赧王四年庚戌楚韓齊趙燕相率事秦已而背之赧王十七年癸亥齊韓魏敗秦於函谷關取河東三城五國亦未能西進強寇夫是五民猶未一君也而天下諸侯又无可膺天睠者赧王二十七年癸酉距壬

寅之交三十一年矣秦致東帝於齊齊不敢受秦亦輟帝是不可以為謙也而徒長其侵伐燕齊之亂幾七八年諸國服秦无歲不兵隕將殺師動數十萬邯鄲之倖不賀戰勝徒以趣亡葢又三十五年赧王乙巳而秦遂入周盡取其地俘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戊申而秦始郊見上帝於雍自是而天下始一也故謙之裒益稱平豫之崇德殷薦非季世之治也是猶之履小畜祈免焉耳然則趙奢魏无忌樂毅田單不謂之利侵伐者乎曰是非當卦者也白起王翦則又已亂也亂卦无德亂造无位以謂是將入於混一焉耳王迹霸業則是春秋而已絶也然則秦政得為受命者乎自秦作鄜畤郊見上帝至莊襄公四年乙卯五百一十一年矣而秦政乃王曰四國者皆非周之舊也孝公與鄭武公佐周東遷是有大勲繻葛之戰鄭絶於天秦修其舊五百餘年猶且逡巡不問隧鼎至

熟自落安在秦政之非受命者也可以受命則可以殷薦然則是齊之故呂歟曰伯翳之後也乾坤上際業不驟起其顯者皆四岳之裔至於交卦而後天人雜治

☱☳

隨元亨利貞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正曰隨无故也无故而隨以時自寧大澤在上龍蛇歸之隨猶歸也乾乾終日則法天之道也嚮晦宴息則隨日之義也夫嚮晦宴息之得與於六十四事者何也曰冰堅於上役車其休雷復於地先

王閑關閑關之得著於先王則嚮晦之得著於君子又何疑焉故隨者嚮晦宴息之象也藏龍於淵藏雷於山示以以无為得其所

歡及其究也以振民育德

然則宴息之與乾乾同道歟曰是亦同道也元亨利貞則晝夜而有之也乾有四德同象者五焉屯隨臨无妄革也屯初交而難生臨浸長而消息天道之長慮也无妄以眚而得災革以變而去悔人事之大戒也隨於是得三焉當革而未可革六三以之居貞當獲而有所不獲九四以之明道遇眚而不入於眚上六以之用亨夫是三者聖人皆非有意而為之也曰隨其宜焉爾隨其宜而不失四德則雖乾乾終日又何過焉然則隨非立春之卦歟曰是亦立春之卦也古者君子夙興夜寐東作方始天子載耒公卿率從士庶雞鳴服於農畝婦人治蠶具星定不休而比於蟋蟀之詩何也曰是

亦其象也君子至靜以立身安安以為思同人而不流正人而不違退處而不疑獨居而不憂以從於天下猶之宴息也曰是則明夷之人也何動悅之有乎曰是處於无故者也无故不飭无故則有渝交功何也曰衆萃之衆隨之君子之所以異於衆者不謂其思異於衆者也然則隨之有丈夫小子何也曰丈夫小子皆未當於道也君子思道而行見義而從獨往之不為壯羣往之不為懦震而起不為勇艮而止不為怯明動而晦息則固其所也然則隨亦勞卦也豫之終曰冥豫冥豫亦嚮晦也嚮晦而不息故有渝隨之初曰出門出門則方旦也方旦而勤動故有功故渝者陰陽之交變也然則隨其无位者歟曰何為其无位也剛內而柔外五陽而二陰丈夫小子各自為政而上下之柄則猶未撓也然則剛來而下柔與夫柔來而文剛亦皆自外來者歟曰易无自外來者也往則正也來

則反也舉正不反繇外視之則皆往也繇內視之則皆來也然則隨從泰往者與抑隨否來者耶曰隨者泰之交於否者也乾坤相取而文生其間二陰相隨而來於內二陽相隨而往於外否交於泰則陰隨往而陽隨來也故隨隨時也否泰隨蠱其義一也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是之謂也

初九 隨之萃

隨元亨利貞旡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正曰日之无寧晷也雖宴息而猶有大戒焉萃之除戎器戒不虞有渝之官也假廟用牲出門之交也周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又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故庶言庶獄庶慎有司之事也克詰張皇大師之道也大人守道不以出門典一官居常慮變不以无功墜厥事精誠所交衆志隨之故隨而萃君子之所貴也

六二 隨之兌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兑亨利貞

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正曰隨而兑則失所為震者矣震丈夫也兊小子係於四而為艮則亦小子也丈夫制義不得其斷動而隨人則亦猶之婦人也冏命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士故兑之小子悅人者也小忠小信小道小慧先王之所不貴也周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是則庶乎無失者矣震艮上下吾亦何私焉

六三 隨之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正曰隨猶水也水則滅下革猶火也火則滅上隨求而革非貞不得之也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道與陽子語及山而還妻曰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乃去之孫伯宗朝而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我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其妻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子何慕焉試

飲諸大夫酒語而聽之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上久矣盍亟索士庇州犂焉於是得畢陽而庇其子寗嬴之歸可謂得所係也畢陽之索可謂得所求也得係者无失有孚悔亡亦謂此矣夫天下之智亦有不若婦人者乎係兌則失震係震則失離皆係也不係而隨詩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則可謂无係者也

九四　隨之屯

隨元亨利貞无咎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正曰隨而得乜乜交而難生與人同功則必與人同過與人分福則必與人分禍矣晉文公反國賞欲先諸皷豕而後好惠者及河子犯還璧曰臣負羈紲以廵天下其辠多矣請從此亡公沈璧而矢之乃入異日叔向舉侶范文子文子懟其未仁夫子犯之明豈不及於豎頭須寺人勃鞮乎夫各其道也天下之隨人而不免於患者多矣惠公之入里丕之黨有存者乎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舅犯之謂也是猶備四德之義者也

九五隨之震

隨元亨利貞旡咎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正曰兊動而隨於内隨得其震長子也狐偃趙衰賈佗是也公孫固言於宋公曰晉公子之亡幼長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禮必艾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夫國相亦孚於婦人乎管夷吾之隨也失於子糾鮑叔牙之隨也得於小白叔牙卒自以五不如者讓於夷吾夷吾之才震於天下則叔牙之力也

上六　隨之无妄

隨元亨利貞无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正曰隨而窮无妄之拘係文王嘗受之矣太王之歷室王季之爵庫亦各有眚也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太王是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王季是也夫隨之无妄亦有窮於西山者乎茀祿之及人也而猶縶之維之先之拘係若恐厥逸夫非至正而能享此乎詩曰天之杌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是則有
青之道雖君子亦未之有避也西山之終王何疑
乎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正曰蠱否之交於泰者也乾下而飾坤坤上而飾乾泰否相推而陰慝生焉故蠱之為道知其蠱則不害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是周甲矣道未有周甲而不變者也巽之治辛艮之治丙皆於六甲焉取之也君子以仁治巳以仁恕人先患而維之後患而持之無不及事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故滏比之生於其上不於其下也記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其治蠱者之謂乎然則易之言先甲後甲何也曰是帝出之終始也震取於甲兌取於庚各四十五日先後兩際各七日有半以震命之甲子至庚午餘日之半皆係於艮丙辰至癸亥餘日之半皆係於巽艮巽為蠱故合蠱而命之曰先甲後甲是皆青帝之令也然則不曰七日而曰三日不係之震而係之蠱何也曰易不為一歲之令為百歲之憲自甲子

而甲戌甲申皆先也自甲午而甲辰甲寅皆後也舉艮與巽則可以知震故震兌相取艮巽互命巽之六五先庚後庚則亦猶此也然則庚辛丙丁皆在七日之内而庚取丁癸甲取辛丁古人獨取之者何也曰是與六甲六庚之義亦皆互起也古之為日者左而尚柔右而尚強詩曰吉日庚午吉日維戊是皆右事也上辛祀帝祭用丁亥是皆左事也然則易主日月庚甲治蠱亦皆聖人之所貴歟曰聖人者和於陰陽而體於仁義時至事起何擇之有然則武王克商以甲子昧爽先三日而誓師後三日而畢事既來自商大告武成以庚戌柴望先三日而祀廟後三日而分封故蠱用振民巽用申命庚申之義其始於此歟曰詩書易象相為表裏也武王戊午師逾孟津己未誓師辛酉再誓甲子又誓癸亥夜陳會朝清明故戊癸甲己周師之所取合也革之兩己則亦于是始也然則周以火

德戊癸之合朝步自周與逾河陳郟太保卜洛新邑烝祭皆戊也未有用巳者而曰巳日何也曰自戊而巳乃畢厥事矣克商之歲日至巳未日月星辰會於北維越六日而受商命卜洛之歲甲寅而戍位甲子而用書夫是六日則必有合之者矣然則易之所貴獨甲巳歟曰乾甲而震庚震甲而兌庚或論其德或論其位甲巳從化乙庚同氣易間取之聖人未之求也然則蠱之振民育德何謂也曰民之不信令而信德也山栖之民不知歲時仰視木風以知盛衰與其多飭不如先為及其究也為嚮晦宴息

初六蠱之大畜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正曰蠱而大畜其所畜者大也巽動而交於乾乾幹於內蠱止於外召誥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夫昔之幹蠱者如此也為冲子以幹其父恐有不給也而稽之壽耇又恐不給也而稽之古人又進而稽之天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古之多識畜德者則必有所用之矣而必曰厲則是為子而行臣妻之道也故巽者臣妻之道而人子之所不貴者也

九二 蠱之艮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旡咎

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正曰外事尚剛内事尚柔象魏外也背庭内也内已而外外甲致其文事而後其武德故艮者天下之至静也庳言庳獄庳慎則猶之母蠱也君子居處斂身平氣寛綽乃心以治其攜僕暬御小明小察不見形色約不出位以要於無事梓材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繇以容詩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蠱而艮之謂也

九三 蠱之蒙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曰木落於山而風從之去其隕蘀得其成實六甸之日皆可用也泉出於山而險從之因其自道則道不因其自道則不道矣故幹蠱而悔養蒙而瀆教告雖煩亦要之无大咎何也令甲之義不一

足也無逸曰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故幹蠱而瀆蒙未為大過也曰是民事也惟正之供以正令之其有不從則亦鮮矣

六四蠱之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鼎元吉亨

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正曰蠱壞也鼎新也已新之則可以裕矣裕而往則是不裕也國危不事柄臣君老不事太子取新之際必有裕心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有新器必有舊人夫亦各於其義也盤庚曰乃有不吉不廸顛越不共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夫盤庚則未為不裕也三誥之而後致憖焉譽之餁食登戴升聞則齒矣而又加火焉與陳食一也故蠱而鼎取新之而已矣

六五

蠱之巽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正曰蠱而巽申命行事庚甲互治亦可以稱順矣君奭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夫非稱順者素而能如此乎君子幹事為德不為譽也而衆志咸治則孝譽歸之虞書曰至諴感神矧兹有苗詩曰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是之謂也

上九蠱之升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正曰蠱之元亨則有事也升之元亨則无事也夫有事而行无事非大人而能之乎古之修意者不及言修言者不及丈修丈者不及名木出於地不郭以山百蠱不與大人為治不及功名涓志質則與百姓萬物共相見也先甲以始後甲以終之若是而已矣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自無事而有事者也退食自公委它委它自有事而無事者也夫以王侯之事而有白駒之心非盛德大人而能之乎

隨蠱三陽之卦也從於北政陰陽分中晝夜各百八十卯酉之治也隨蠱否泰相交為治動者以之

變反者以之復天地於時萬物交沓益亦二百七十三年或三百四十年而自爲一際故自泰否而隨蠱蕃閑之大限也隨之元亨利貞與革也无妄兩象相取猶是乾之佐使也臨之元亨利貞則與泰分治矣蠱之巽不與巽之蠱共其庚甲易之微旨也觀於易泰否隨蠱之際鬼神情狀備矣

是又交卦也易之交卦四上下經各二泰否隨蠱相距四卦二百七十三年餘二十四日以歲實積之二百六十九年餘五十五日以用卦通朞積之三百四十五年餘二百十六日共爲一際泰否之際四卿分晉爲始周分東西爲中四國命侯爲終雖未易姓已改物矣隨蠱六子交治改秦爲漢交於呂氏故上經之有兩交君子之所爲諦審也

序卦傳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是何義也曰是皆從豫來者也豫而喜喜以冗故喜以飭隨人之喜則必有所指

也已酉秦昭襄王既殁孝文王立壬子莊襄王立又三年而秦王政立又二十六年而并天下銷鋒鑄鐻自兼三五以識億世癸未東遊還自陽武駭於博浪又九載而鮑臭登於沙丘以輿之滯而亡之速也隨蠱之中交則斷於陽武矣扶蘇隨也胡亥蠱也隨自謂死故蠱自謂不壞然而已故矣已壞矣乙未沛師入關漢遂稱帝五載之業邁於湯武何封建之持久而郡縣之易敗何累功者之遲而因時者之驟也曰其數然矣隨蠱之於泰否一也泰否命侯而隨蠱命帝六子之治治於父母又九年而高祖崩又七年而呂后稱制以秦皇之才而不能制其母以漢高之才而不能柔其妻故以隨為死故以蠱為易飭者過也君子向晦必治其內事視日而起周甲而復以為天下治之干楯怨敗之袵席嚮使高祖不溺戚姬不欲立趙王如意祿産之難亦豈遽作乎故趙高閻樂呂后祿産之

事天下之烱戒也晝選男德宵靖女德治天下者所有事則必自此始矣

易象正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吳壽鵬

易象正卷四

明 黄道周 撰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正曰臨浸長之道也以其浸長戒其浸消夫爲臨民者致此憚憚也天下之富而不驕滿而不溢者少矣澤上有地可以臨亦可以潤也雨澇時至闕影潛然天根未見而溝澮先竭自臨至於遯則正八月矣君子多蓄以致需多戒以致豫容保以爲量教思以爲澤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教思也豈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容保也天道衰而胥澤息用物勤而取精薄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君子之所致慨也故臨者教思容保之象也軒檻之致不及萬物滋溉之義被於四國不僭不濫乃懷其澤故其究也爲遯小人不惡而嚴

初九　臨之師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師貞丈人吉无咎

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正曰容民畜衆以為教思則猶此志也澤在于地而有不咸水泉下動冰腹將釋丈人貞志而萬物從之古之治地者相共井畝以為兵賦車乘師徒粟米芻藁皆於是具千里出師不費輓載共俊民髦士仡仡勇夫亦於此出池隍藪澤亦於此立是所謂咸臨之道也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主魯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有蔽渠弸有渚環山有牢西伐何主管子曰主衛反其侵地臺姑漆里使海有蔽渠弸有渚環山有牢北伐何主管子曰主燕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有蔽渠弸有渚環山

有孚夫侵伐者爲地也而又反之反而復有之管子雖未得於古法也然其道不竭澤師行而有制亦可謂咸臨者矣

九二臨之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復亨出入旡疾朋來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咸臨吉旡不利

象曰咸臨吉旡不利未順命也

正曰是亦咸臨何也是皆足以致衆也以陽而馭陰以內而馭外以郤而爲進以獨而得耦是亦管氏之制也然而深於陰陽之際矣陰以八退陽以七反故臨進也復反也臨以陽進八月而得遯復以陰郤七日則猶之復也臨如織者前進而漸窮復如耕者後郤而更始夫知其有凶退而復之則亦近於道矣古之君子退處一室而知四方之善敗自无朋而有朋自有疾而无疾教思容保則自此始也教思容保而謂之未順命何也曰臨修刑者也復修德者也古之君子正面以蒞天下四方不庭則退而修刑纖向不若則退而修德雖有咎疾畢棄之矣然則八之舉月七之舉日何也陰陽之節也陰節從月陽節從日從日而舉七從月而舉八何也曰日從甲庚月從律呂甲與巳化則爲六日矣五六而畢日庚甲互始故謂之七日黃鍾之律八十有一三分損一爲五十有四以生林鍾

黃鍾子也林鍾未也子未之交相去八月臨爲大呂律長七十有五餘分强七三分損一爲律五十餘分强五以生夷則夷則申也大呂丑也丑之距申相去八月故八月者律呂之所從生七日者甲庚之所從始也然則律皆八月而獨見之臨干皆七日而獨見之復何也是其爲象自下而上一陽言日二陽言月則是日月之所從紀也然則詩以一紀日至五而變爲月以五紀月至十一而變爲日何也曰亦各其義也姤夬剝復則以是分次也然則易之取於律呂干支何也曰律呂干支人道禮樂之所繇興也陰陽立而有男女族姓別而有夫婦日有五立以爲音月有六立以爲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仁義忠信之所從察也然則聖人之不談之何也聖人惡夫爲易而近於賊者也易以日月而紀天道以剛柔而別人事剛柔不當則吉凶雜生故剛而授之以損柔而授之以益律呂干

支聖人所教爲損益剛柔之具也莫爲之損而待其自消莫爲之益而待其自富是則委化之具非聖人所自爲道也然則范蠡之言兩節亦近於道歟曰是用柔者也以柔賊剛幸而近於道不幸而近於賊故曰因天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无陰蔽先无陽察陽節不盡不死其野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陽節不盡宜爲人主輕而不可取陰節不盡宜爲人客柔而不可迫苟用是道也以爲否泰消其君以爲歸妹傷其夫是聖人之所憂也

六三 臨之泰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泰小往大來吉亨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正曰臨而泰已進矣天道之浸也物不驟長桑穀朝拱古人之所惡也臨泰時熙萬物亨豫君子樂用其所長小人樂用其所懷八月不戒而大來是飴故謟言日播於下甘言日飫於上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又曰殷既墜厥命我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聖人之憂時也如此故泰之大畜臨之泰滿概之道聖人所致其鞀鐸也

六四臨之歸妹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歸妹征凶无攸利

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正曰兩象俱凶而得无咎何也曰位也非位也亦各其時也泰之氷判臨之室處曰是可以歸妹矣咸夏陽殫雨澤不降雷動於上而跋息仰聽君臣相求猶娣妹之慕好也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是歸妹之已至者也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歸妹之未至者也然而皆至矣精誠所格雷雨從之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六五臨之節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節亨苦節不可貞

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正曰爲象者其得中道乎泰之憂甘節之戒苦是臨長之宜取也物已甘則蠱生之已苦則人不享也說命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麴糵鹽梅甘苦之宜也仲虺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兩制者大君之節也以節而憂時則宵旰爲勞不節而趨時則康逸爲

敗也故當教思之時以制數度議德行劑其甘苦以為民極夫非知王而能之乎殷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之謂也

上六臨之損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正曰臨未可以損也而損之上損其欲惡則下得其樂利上損其疢疾則下得其氣志矣康誥曰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八月有凶則不可以久也二簋用享則可以久也單靖公享叔向儉而敬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説昊天有成命叔向曰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夫一卿佐尚爾而况大君乎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敦臨之謂也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正曰觀酉政也酉老也陰德將老萬物成熟神明進退之義概可見矣君子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待時而動善器而藏出不爲名處不爲身成大事而先功利之心詩曰築城伊淢作豐伊匹非棘其欲遹追來孝文王也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周公召公也故觀者省方設教之象也萬物油油孰春孰秋木待以強草待以柔及其究也以非禮弗履

初六觀之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正曰臨而損得其敎吝則觀而益必得其咎吝矣何也臨與也觀求也臨人而與與而損上損其勢則下得其恵觀人而求求而益小人得其恵則君子喪其志矣故求者童蒙之道求而益小人之道也童蒙之觀在於果餌小人之意在於利祿詩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以觀之時而有攸往涉之心雖得无咎君子不貤以爲進退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言无咎之辯審也是遷善改過之義也

六二闚觀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正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觀而渙何醜之乎曰渙而觀則丈夫也觀而渙則女子也王假有廟何闚之乎君子有其名惡不適於用有其法惡不適於事先王設教以率小人不以喻君子夫入廟而睹禮樂以謂是神道者亦管闚之智也故十煇之師執管以測星辰八能之士登臺以書雲物君子或爲之大人不爲也故觀之渙君子所不貴也頌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

之繼猶泮渙是則進於道者矣進於道而後可觀法於天下

六三觀之漸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漸女歸吉利貞

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正曰漸進也進則必退女歸之吉視其所生以為進退不失其正故觀而漸君子之道也葵丘之會晉獻公行過宰孔孔曰可無會也齊侯好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譬之如室既鎮

羮矣又何加焉晉侯乃還宰孔曰晉侯其不終乎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而不度彼已釋其修閑以輕於道路是其不終乎夫晉獻亦未爲不度也内有衡骨而外無正助乍進乍退猶之遊女也宰孔不訓以道德彊以理義而敗其外懼以長其惱心於顒若女歸之義則又何知所取法乎

六四 觀之否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正曰儉德避難而觀國用賓何也曰是非榮祿者也大雅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言夫作賓而觀國者也君子觀國必黜其禮樂以就常服蔞苴敦琢示以嚴辨多士曰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多方又曰我有周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夫亦其義也或者在是爻乎謂其柔而得位王臣之正也

九五

觀之剝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剝不利有攸往

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正曰不薦不往何觀乎時巳剝矣雖有至人不能違時草木反根君子自知求榮而剝則吾志也不求榮而剝則吾義也神明之祐人則亦不在薦也宋之盟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患之叔向曰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諸侯而為不信雖敗我諸侯必叛之我以忠信謀諸侯而不免於死死可以同晉國之盟我何懼焉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其觀之剝之謂乎

上九觀之比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正曰甚哉无咎之辯不可不審也否之吉在小人而否於君子否而訟者也觀之无咎在小人而吝於君子觀而益者也益則未爲不吉也而君子取吝剝與比未爲不吝也而君子各以无咎故君子之觀生不可不審也趙文子既冠見欒武子武子進以務實見范文子文子戒以寵驕見韓獻子獻子曰此爲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繇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繇至

矣人之有冠猶宫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進以成子之文宣子之忠見三郤郤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苦成叔子曰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歸告張老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知子之道善矣若三郤亡人之言也夫張老則可謂善觀生者矣

臨觀二陽之卦也臨爲二陽則觀爲四陰五未分治從二分界之皆爲南政臨自左來次於大呂觀自右往次於仲呂皆呂也然且有疑焉臨之泰至臨也反以夏臨之歸妹甘臨也而反以至觀之漸女貞也而得進退觀之渙觀國也而反得女貞夫作易者其亦有疑慮乎抑隣比自相取也古之君子觀於數卦之義則亦必有以審慎乎此者矣

序卦傳曰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傳曰不行之謂臨臨之稱大何也曰蠱而飭之其權在上是乃大矣然則或與或求何也曰與臨物者也求觀我者也自隨蠱而來天下戰爭戶自爲政於是大臨喜之之辭也喜而與之不以爲惠喜而求之不以爲市然則其有凶何也曰凶事者人之固有也貴其長物不失其正呂后之稱制八年而文帝乃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咸至知敦備有之也已卯之詔謂與單于俱棄細過偕之大道所謂甘臨是耶非耶抑所謂遺詔短喪非所謂訓耶抑當丁亥之歲臨觀半交七國并反朝廷爲誅鼂錯謝諸侯尚未可得耶抑廢薄后太子榮寵梁王剌殺袁盎爲明主盛德累耶武帝立未七年慨遣方士求異方彼所謂神道設教者耶抑猶是多欲而義施之耶以文景之積天下殷庶紅朽狼藉武帝用之不二十年水衡告匱司農仰屋故爲天子之道可以

多與不可以多求益自元狩甲子而後天子之求與乃厭矣然則臨觀求與之義亦於是並次乎曰是不然雜卦之義剛柔上下樂憂分行與求次之是在襄王子帶上下與需訟值也而意象所會不以爲遠故好大而尚觀則求與者必衆矣然則毋卦交際陰陽絶續恒有大喪而武帝甲子交於噬嗑以永年特閒何也曰九五之會或隆其主丙寅一際惠襄值焉癸酉三際定簡值焉庚辰三際景敬值焉丁亥之會真定永歷以爲是自坤來則亦五際也乙未之會正爲五際安王永歷其後壬寅是爲六際慎靚嗣顯已酉遷周秦主以新亦七際也丁巳之際惠呂更制至於武帝甲子而九矣五百餘三而逢甲子天道更始於方外服食導引之事又何犇焉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正曰陽圍陰固也險而止於內互也電雷之無聲者也雷發而電見天地之章令也蹇往而解來噬物之情也噬物而不得其情則毒腊屢試明勅交敝矣虞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夫周穆明猶得皋陶之意也以耄期之人閱情多而守典熟矣康叔之少也而武王教之致刑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又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夫義之去中則猶有間乎謂是舊染也刷滌之若
噬乾物也其咀嚼多矣故噬嗑者飭法之象也法
可恃罰不可數雷電之威數見
必瀆及其究也以勞民勸相

初九噬嗑之晉

噬嗑亨利用獄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正曰屨校之於蕃錫遠矣謂是得情之道也古之
爲刑者屝剕而民不犯三覆三反以致衆辟慮書

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謂是雷電亦有晝日之道昭德焉耳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夫折獄者非明德而能之乎噬嗑之晉用是道也小懲大誡則亦謂此也

六二噬嗑之睽

噬嗑亨利用獄

睽小事吉

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正曰噬膚柔也滅鼻剛也噬膚同而滅鼻異以爲小事而聖人不敢輕用也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閲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閲實其罪閲實則其同異見矣世之用法者謂不閲實也以膚易噬鼻易滅則已矣乾胏以爲膚金矢以爲鼻則有未易噬滅者也呂刑曰惟貌有稽無簡不聽聽簡以待同異雖大事可也何小吉之云乎

六三 噬嗑之離

噬嗑亨利用獄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正曰犴狴之用剛而明牝牛之畜明而柔是其有毒乎曰未有害也君子之於明惡其易動也趾初動而滅之曰吾用閑惡堅固焉耳明而柔柔而裕以噬腊遇毒何傷乎康誥曰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用不汝瑕殄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噬嗑之離之謂也

九四噬嗑之頤

噬嗑亨利用獄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正曰噬嗑之頤非為口實也得金矢非利之也呂刑曰哀敬折獄夫折獄非哀敬而能之乎梗陽人有獄將負納賂於魏獻子閻沒叔寬將入而諫値獻子飯召之使佐食二子比已食三歎獻子曰人惟食忘憂當食而三歎何也二子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有主之饋而不足者故又歎既飽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故三歎獻子聞之乃辭梗陽人故獻子則可謂不求口實者也鈞金束矢古人胥用之然而非折獄之所貴也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其是之謂乎

六五 噬嗑之无妄

噬嗑亨利用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正曰古之贖鍰者則金為上幣千鍰之贖黄金六千是雖非古然必有始之也閲實而得情則正也不得其情則眚也赦為眚設也不為正也然則正得黄金眚不得黄金天下之貨來者皆訖當無慮是厲道也然且中古皆用之曰是无咎也富而易犯貧而寡犯去富而削則庶威自奪矣曰是殺越者以愍自賊如何曰司寇詰奸大慈无赦曰是兩戾也何傷乎寇攘姦宄已𢿱大戞有罪非終乃惟

眚哭夫以威富之人麗於五辟雖懲非死已極於病殺越大慾能自贖者其有幾何故曰貞厲无咎

非爲府辜者也謂夫无妄而訖於威富者也

上九噬嗑之震正變象

噬嗑亨利用獄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正曰噬嗑之震已聞之矣而謂不聞何也謂是震之云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

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夫君子亦有値此者乎君子抑亂天不降格以爲先號號者无益也故既至而不知避亂至而莫之禦也詩曰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然則聖人之重爲小人謀何也初六滅趾以誡而致福上六滅耳以積而滅身則是噬嗑上下皆可不占也而猶且占之何也聖人之爲此以示世之勑法者也君子之爲此則不得已也仁義立於上勸威行於下其君子嗜善也如恭其小人棄惡也如濉桯梏桁楊委土如斷雖有慶譽與天下共取之矣仁義已廢勸懲已敝善否倒置罪惡狠戾弓矢旌於小人梏梏被於君子威暴之尚而彊狠之市則是凶咎興立法者分受也故噬嗑之初九與其上九皆陽也陽剛不中試其雷霆以爲明彊而先王之賞罰皆不復可用矣然則夫子不言噬嗑之晉與震之義何也曰夫子之詞則亦有含象

而象舍象而理者也震雷也火電也雷電始交懲惡於蚤君子以之昭德小人以之悔過康侯之明賞與司敗之致罰則共此道也震積而雷游笑言不施匕鬯坐喪則是以凶命而已矣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見其手趙盾范會患之相繼而進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將改之二子稽首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晉靈卒莫之改也以是不沒於桃園楚子狩於州來次於乾谿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齊晉魯衛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周其與我乎又曰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我求田於鄭其與我乎又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畏我乎異日又卜曰予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曰是區區者而

不畀我我必自取之於是羣喪職之徒皆亂殺羣公子王閒羣公子之死也自投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子所云則必謂是二靈者矣

䷕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正曰獄无有利用者也而噬嗑以之是无所往也自藏者也賁猶之噬嗑也而謂小利有攸往何也賁動也動而无色則猶之不利攸往者耳明庶政无敢折獄何也獄亦庶政也而敢為大心以大心而乘庶政則殆矣周政之丁寧也五中其說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以文王之聖而不敢與蘇公爭折獄蘇公之知有過於文王者乎文王明於用人而蘇公明於折獄使文王明於折獄則百蘇公无所用之也而且以庶獄庶慎于文王宅俊之心故曰敢折獄明主之大戒也賁而敢折獄焚田之象也焚田以田獸不可得田亦不肥與其不利於人不如姑已其究也以

致命遂志

初九賁之艮

賁亨小利有攸往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正曰賁已艮矣非徒而何君子修行以文其身修言以文其人道晦與晦道明與明明晦之間非道不親故賁趾舍車雖身與人則猶有所不事也夫豈避刑戮而往者乎何其行之狷也斧鉞縲紲生於車服舍車而徒則其去刑獄也遠矣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賁之舍車蓋謂是歟舍車不徒賁趾乃滅世乃有身為大夫而陳上卿之

車服於庭者

六二賁之大畜

賁亨小利有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正曰賁而大畜上興與興王人欲求多聞稽古之彦則舍賁須奚往乎兑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君子之從上不為禄也曰與之同體相須而動兑命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閲

馬甫適周聞周之不說學也曰周其衰乎大人患得而惑苟焉而可必先為是說以播於上而後上從之上以畜德為无益下以干祿為代食則文武之道盡矣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稼穡則猶近於本務也不本而食故秕說與而賊民滋起也

九三 賁之頤

賁亨小利有攸往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正曰頤之賁須大畜之濡如是兩義者相為起乎爻象錯而後象義晦彖義晦而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濡頤則循之干祿者也濡頤之永貞其為聽獄者發乎呂刑曰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私家于獄之兩辭則是口實自求也故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又曰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若此則庶乎永貞者矣

六四賁之離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正曰山下有火皤賁白馬疑之則以為寇不疑之則以為媾君子之於庶政致明而已不飾以辭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皐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輕之降差非法也輕而赦猶未遠於古也夫見皤賁以為白馬見白馬以為寇媾疑則衆辭競興明則釋然平也又何疑罪降差之有乎蕩之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賁之用離致明而已矣

六五 賁之家人

賁亨小利有攸往

家人利女貞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正曰家人不飾君子之言信於壸閫行信於僮僕故庶令不懸而辭色可廢也公甫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請過敬姜曰子弗聞乎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而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庀業上下同之吾又何言焉故賁之家人猶之无色也无色而戔戔何吝之有

上九賁之明夷

賁亨小利有攸往

明夷利艱貞

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正曰質者文所為救也賁則文矣然且无色君子多文非以為辨修言非以傳也曰吾治吾素云耳故言説興而讒碩作記曰榮華之言後有矛君子覩於庶政有明夷之慮焉曰是文勝者寇賊姦宄之所從始也故為乾胏腊肉以治文章亦未為過慾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非為文勝而致此懇懇者乎故以繁辭麗于五疵君子之所不聽也

噬嗑賁三陽之卦也三陽則皆可以南北而是從北政者從隨蠱也自臨觀而噬賁文象多疑賁之二三則又互取也謂不可以為典要則慎而勿動焉耳必以是爻次正應而求其說則猶之問景也然則如之何曰致疑者明皙仍舊者无失焉耳矣序卦傳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曰是飭憲之會也元朔甲子以後漢始南併尉佗西通酒泉武威西南置牂牁五郡東南併餘善北登單于之臺又將東擊衛滿取朝鮮西擊滇置益部選絕域之使丞相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大司農顏異之流皆坐法死而自張湯杜周而後人習刻深治文法一入告訐无免者江充之獄至使衛后自殺太子野死不敢自白故謂噬乾胏而得金矢噬乾肉而得黃金之難也甲午帝崩昭宣繼立法網未宏博陸釀禍自滅厥宗上不採張敞徐福

之言而徒深嵾乘芒刺之創四凶既誅霍氏死後蓋趙韓楊亦罹戮辟而恭顯之輩以少習法令勳制尚書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蓋寬饒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刑餘以為周召法律以為詩書豈獨人事使然亦天道竊驅之嗚呼當是時丙魏相繼為相剛以寬和而見知連坐諸法終不可除又況於張杜毛鷙為治者乎噬嗑曰明罰勑法賁曰明庶政无敢折獄且夫聽訟者春秋之所難也事莫大於弒君父與賊殺人者也趙穿弒其君而趙盾受其名楚棄疾弒其君而公子比受其實鄭歸生陳乞則亦非身操刃者也謂其首事者首戮而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膺辟鄭子駟惡鄭伯髡之无禮也弒之於鄵告諸侯曰瘧公穀為之辭曰諸大夫惡其朝晉也故諱弒而書卒朝晉正也正則宜討賊而諱之逐子駟何也密州公虐既立展輿又廢展輿也展輿因國人

之亂遂自立則是展輿與乎弒也與與乎弒而諱之曰莒人弒其君密州翼東門之事欒書實使程滑弒厲公殯以車一乘而諱之曰晉弒其君州蒲夫使筆鉞而能靈則盾止與鄭駟欒書共相難也聖人道其實賢者識其疑爰書既成中人唯唯而已以是折獄孰敢乎哉是噬嗑與賁之所致愼也

䷖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正曰剝大往之將既者也順而止能得不往乎君子之斂德於其初避也至於剝而晚矣曰愼其所託不爲高危而已矣然則盤庚之數遷也如何曰盤庚之數遷所以厚下也自殷湯以來實五遷都盤庚閔其蕩析恐盡劉不能胥匡以生故一曰安定厥邦再曰永建乃家又曰用永地于新邑夫無盤庚之道而樂爲震動則足以遄亡而已然則厚下之義如何曰散其所畜違其所惡養棟於上殖基於下寧人剝我不我剝人而已矣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百姓者君子之地也故厚下安宅附地之象也附地以居寧惟胸穴剝之不已隆棟皆決及其究也以施祿及下

初六 剝之頤

剝不利有攸往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正曰剝民以觀頤與剝皮以安足奚擇千古之為民上者死以養民則不自養也託牀於足而又剝焉虞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厥口詛祝又曰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信之則是自求口實也為上者不能養民而使民觀頤為口實雖明王猶有慙德而況於中主乎況於剝民自養者乎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又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言剝民之餤亂者也

六二　剝之蒙

剝不利有攸往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正曰是亦求民者也求民而瀆瀆則莫之或與莫之或與則傷之者至矣求金求車是春秋之所重譏也天子千里惟正之供各有恒式諸侯不假馬於臣天子不責貢於人大東之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葢言剝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葢言蒙也剝

而蒙則上无以求下无以應剥牀及辨是之謂矣

六三剥之艮

剥不利有攸往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正曰艮之上下未為失也剥而止止於其所何咎之有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處剥之時未有无咎也艮之无

咎則於是取也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瘅人亦可息也則是詩之謂也

六四剝之晉正變象

剝不利有攸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正曰方剝之時而錫蕃庶何居乎古者歳有災眚黎民阻饑則君子為之不舉楚蹶且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

不是過也貨馬鄭則鬬於民民鬬則有畔心昔鬬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積成王聞其朝夕於是乎每朝設𩜹糗束脯以益其秩楚子之益令尹異於剝主之益康侯乎或以是示泰則是不𢠴民而教封靡者也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是則庶乎遠矣

六五剝之觀

剝不利有攸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正曰道之濟剥者其惟求賢乎求賢而適尊則庶績熙求賢而適親則蠱慝止求賢而布列之則蟊賊不作百果成序詩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言求賢之殷也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言孚賢之誠也夫不爭寵利不亂行列以厚下為心與剥上之翫者其惟賢人乎魚貫有孚則惟是之謂也

上九　剥之坤

剥不利有攸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正曰剝爛也碩果已爛矣時之已過君子不能留也君子失於君順而求之民小人失於民逆而求之君故坤者君子之輿剝者小人之廬也坤以迷而後得剝以爛而後復下以收之西南上以失之東北夫亦其時也邪正雜用而卒以敗正君子之不勝小人亦已久矣而世猶欲以君子調小人小人調君子詩曰式遏寇虐毋俾正敗言夫小人之終不可用君子之終不可不載也

䷗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正曰是所謂至日也而次於南政五序之後何也曰是非一歲之紀也非一歲之紀而曰七日何也曰猶之八月也日月紀象星辰紀歲紀歲則曰七歲猶紀日之為七日也歲候七十二體用交積相

乘之又三萬一千一百有四以七歲之辰除之餘分俾益五百十一而日分乃盡故七日之積分與七歲之積辰正相直也然則六日七分之為七日何也體積之數以辰當爻則五歲七月以爻當日則六十七歲故象有五日七分卦有六十七日六日七分則未有所取也古之觀象也審立言也簡自泰否而來所紀日月臨復二者而已泰臨先內而剝復先外何也復自剝來者也剝七日而為復故先剝而後復然則大壯見天地之情復見天地之心何也曰心者情之精微者也情動而心靜情兩而心獨書曰惟精惟一蓋言獨也獨矣而又曰人心道心何也道心著於天地至微而難知人心著於人至危而不敢逸故人承天者也危承微者也緜情而觀心緜剝而觀復緜天地而觀人未發之中獨行獨知至精至微故曰中也中非聖人而誰與知之乎故復者閉關之象也閉關反照出入自

知象魏布和乃告以時及其究也為施命誥四方

初九復之坤

復亨出入旡疾朋來旡疾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不遠復旡祇悔旡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正曰復而究於坤冰霜之戒可以弛矣然且凜之若冰霜之始至出入朋來非君子之所敢恃也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疾咎者君子所不自解免也病加於小愈既生於懈去故坤而復君子以之致慎復而坤君子以之致順順者天地之序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然則克己復禮其亦坤道乎曰是固坤道也洪範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四克者五行之所爲制也平康正直則坤之所自治也知崇禮卑崇以效天卑以法地法地則禮可制效天則樂可作夫子而不爲禮樂爲禮樂則必顏子是與也然且顏子退然以克復請事故无過不怒之難也雷奮於地日食於天蓋時數而有之也必曰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恐顏子自謂未能也然則顏子不得爲中行乎曰顏子何不得中行之有易之言中行者四其二

則皆遷善改過也益之三四是也三以改過用凶而有孚四以遷善從公而利用聖人皆以中行歸之泰之九二秉其四德以尚中行庶乎與中行爲徒而是六四者獨以中行獨復稱故復者自知之道也有善而自知遷不以人遷有不善而自知改不以人改顏子亦庶乎此也然則不遠復之與獨復同道歟曰獨復者不遠復之應也猶包荒之於歸妹也相觀而化此有其盛德而彼有其令名然則子產不得謂之知復乎賂伯石以邑子太叔風之而无悔也作丘賦國人謗之而勿恤也鑄刑書叔向諫之而不止也曰子產亦知者也修身下仁從道子產皆有之也殯伯有爲豐卷請田里下仁也不毀鄉校從道也以禮幸國自少而長无違者修身也然則子皮太叔亦得謂之知復乎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譬之製錦射獵子皮謝不敏也卒授子產以政子產授政於子太叔譬之火烈水

懦子太叔未暇及也卒收之萑苻夫二子者亦可謂之旡祇悔矣然則晏子可謂復禮乎北曰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又曰國亂惟禮可以已之曰是季札子之訓也季札謂子産曰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將敗謂平仲曰國有難子速納邑與政故如季子則可謂中行獨復者矣

六二　復之臨

復亨出入旡疾朋來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正曰復之臨其長人者乎何以長人曰仁周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君子之美足以豐人不以腴其身道足以庇主不以固其臣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故順理而力行仁人之事也敎思而容保長人之務也作德而彊固君子之行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雖有凶事不為厲矣

六三　復之明夷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明夷利艱貞

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正曰夫頻復者其有所傷乎為信不及義為義不及仁為仁不及禮為禮不及智為智不及愚為愚不及誠頻失而頻復之大人不為小人則不能也火生於木而焚其木根出於土而耗其土斂患之人寡怨明躁之人多失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若此則庶乎免矣艱貞无咎養晦之道也

六四

復之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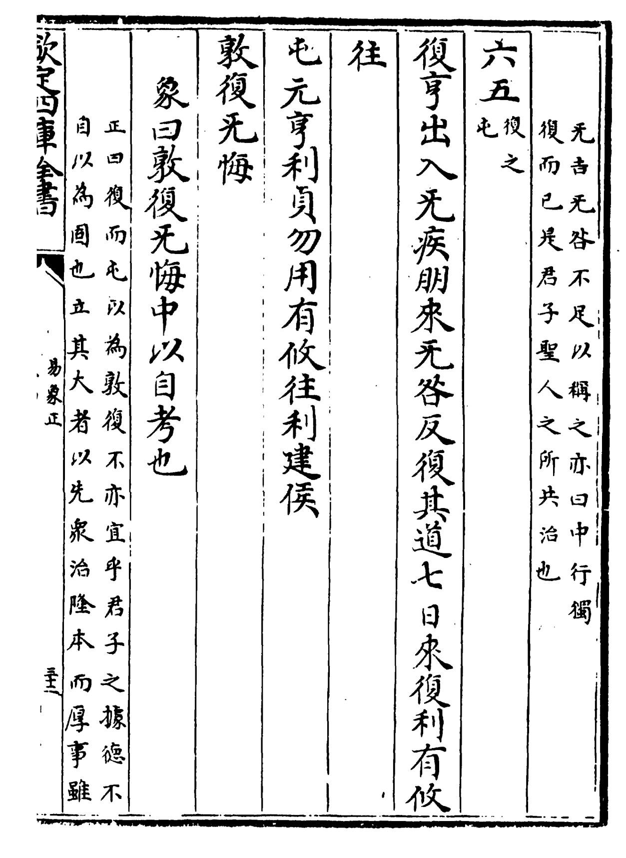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正曰有德者固不在位也易之稱中行非位也幽獨戒懼自警而已雷動於地不謀於日誠信發於中百里不失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中之稱獨君子之所致謹也夏歌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君子內省以致其仁居敬以將其義得與不得反求諸己雖



无吉无咎不足以稱之亦曰中行獨復而已是君子聖人之所共治也

六五 復之屯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正曰復而屯以為敦復不亦宜乎君子之據德不自以為固也立其大者以先衆治隆本而厚事雖

在畎畝亦有經綸馮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屯之容忍者多矣秦誓曰邦之杌隉曰繇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故秦穆公則可謂敦復者也穆公一鑒於殽師而用蹇叔百里奚終其身夫非反復自考而能敦至如此乎

上六　復之頤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

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正曰甚哉䙡心之與䙡顒殊軌而同道也䙡心者畜德䙡顒者畜利畜德不害畜利終敗故復反也顒進也進而不反必易其紀且以長子當師嘗敵而前非所為後也晉作貳軍使太子將以伐霍士為曰太子君之貳也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心目違反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故如復之上爻可謂上下相偪聲章過數者矣然則鄭子展所謂楚子貪昧於諸侯者何也曰是

漏而不愼貪而不節者也漏不愼貪不節一往不復十年大敗豈為過乎

剝復一陽之卦也從於南政猶謙豫之次於泰否也泰臨過矣而猶且晝短百五十六是日道之庳也寒暑時遷蓋有之矣是不從南至而從南至之律乘南至之位何也曰贏縮之端世道隆汙積於六卦剝之而平則平矣自剝復而外至於夬萃陰陽乃悖故觀於剝復夬姤而天地之次可見也

序卦傳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凡卦之貴反復則謂是始也剝而不復則乾坤无所從始剝復而遂與之夬姤則又速化也屯蒙以來十卦矣六百七十八年蓋以乾隆七百四十五年數盈已極不得不剝剝剝不得不復也宣帝辛未已入於剝明年上崩元帝乃立上懲綜覈之弊一於優柔恭顯馮竈龍朋楊之外氏許史不二年而殺蕭望之黜劉更

生又以楊興諸葛豐之對貶周堪張猛卒令憤死以元帝之於師傅諸賢未嘗不知未嘗不重之也而意忽於近習權紲於左右訪雉於隼愈張其趾牢石五鹿復維縶之用賢轉石去佞拔山十六年間遂頹漢業故剝足剝辨則自此始也成帝初年石顯始死罷宦官中書所謂剝之无咎而五侯始封黃霧四塞張禹薛宣之流無所匡弼劉向極言徒資側目而已自是諸王益競丁傅侈靡而莽以飾貌射聲其間成哀三十二年僞籍之業單于稽首四夷咸賓徒爲新莽頌其功德趙后董賢所剝幾何平帝六年猶之蔦蘿施於松栢葢自春秋以來陳恒三晉之事萃於一人而周公魯隱居攝之名亦剝啄盡矣新室戊辰漢脈中絶又戊寅乃復匈奴入寇江淮盜起又數年而宗室起兵光武乃奮然則是剝與復相次爲治也剝與復相次爲治則其不始於建武而復何也曰剝復共治也剝之

數十年復之一日而已然則泰否雜治也
剝復亦雜治乎曰剝極而復何雜之有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正曰正而誠鬼神之所辟也无妄而動雖有眚吾往之矣武王遘疾周公植璧秉珪請代于三王曰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周公則可謂正也以先王之未有攸歸子孫之未有定地不憚殺身以代其君其於鬼神之故則必有取之也隐公初讓其弟而未有解於兄菟裘不成而鍾巫是營故无周公之正之誠而欲冒眚以往者猶指蝃蝀以為日月也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有眚之謂也正而有眚何畏之乎故天下雷行茂對之象也君子憤盈志不在殺作之奮之以長萬物及其究也為積小高大

初九 无妄之否 正變象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正曰天地之於人一而已正則謂之人匪人則謂之背无妄則猶之人也猶之天地也无妄而往何不利之有乎天地閉塞賢人隱遁然苟將以精誠率以至正猶格金石而蹈水火也故忠信者行之車也敬恕者御之靮也忠信以為質敬以持之恕以施之夜行林薄鑒其毫髮而况於晝白乎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其往而无妄者乎无妄之往雖有不利猶未往也亦曰不失其正而已

六二 无妄之履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正曰无妄而虎咥有之乎曰有之鬼侯之趨臨是也无妄而耕菑有之乎曰有之闕散之行貉是也君子先事不冀其得先道不謀其食臨難而无幸免之心使虎兕而可以耕耨不從之矣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周公豈有履虎之心乎亦何利天下之有攸闕散之事周公

有所不事也

六三　无妄之同人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正曰野則同也邑則不同也同人不冀其利而利歸焉私人不冀其災而災歸之何也于野則无妄于邑則有眚邑者眚所聚也食訟數起市獄數擾則必於邑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

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君子之去妄也舍獨而用衆委心而下人棄其所繫釋其所得亦可以自遠於災眚矣詩曰泮奐爾遊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同人之謂也

九四 无妄之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曰无妄之益可以濟矣而曰可貞无咎益其慎也謂災眚之生生於益也物益而溢溢而後淫氣瀆之五色之祥與穀明相沴以熒人目而後妖妄生焉凡眚之妄者益之一物則其妄眚滋著矣君子眡聲於无聽色於冥損之又損以至於无可益而其真質始見故固有者謂其若无有之也若无有者不以所有益其所无有詩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溢之則益也收之則无所益也然則是可貞也似猶有不可者焉而後可之可之謂不利往而利往者也猶益之无妄也利往而不利往則謂之依遷國也然則益之遷國謂有涉川焉中行告公以獲其體无妄之可貞亦可涉川焉而不獲其用何也曰用不若體之著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幸而益下得其兩利免咎而已虢之會季武子伐莒莒人將以穆叔為戮樂鮒求貨於穆叔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翼之䣝邾人愬於晉晉人執昭子范鞅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吏人請其吠犬將去殺而享之故无妄之可貞穆叔與昭子皆用之也謂其不利往而往之貞猶庶乎可也晏子之辭邶殿季文子之減帛衆公孫免餘之辭百邑則是損之可貞非損則不可也故損之大象與无妄之九四貞則有利君子謂可不謂利也然則天下有不可貞者无有乎曰苦節之不可貞是也甚矣易之辯也一貞也而慎用之曰利貞曰小利貞曰利女貞利艱貞利幽人之貞曰利君子貞不利君子貞夫貞非君子不能也而猶有利有不利焉故曰可貞亦聖人之所慎與也然則无妄之益以為可貞是无凶事也益之家人以為女貞是有凶事也而皆曰固有之何也天下之附益於我以為吉凶者皆妄也惡其凶而必擇吉焉求益愈甚其損愈至臧會竊臧

氏之寶龜以卜信僭也而曰僭吉遂以僭見逐於臧孫及季臧交惡也季孫乃立臧會穆叔適齊夢人曰牛以勝厭魘遂寵用牛也卒以餒死夫臧會之吉則可謂妄吉也穆子之凶則可謂妄凶也然固有其吉凶者龜牛竊之不知其固有而盜以未始有者故臧會有其妄吉穆子有其妄凶故有貞之義本於无妄君子之所甚審也

九五　无妄之噬嗑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噬嗑亨利用獄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正曰堯滌湯旱太王之纏鬻文王之昆夷是可以不治乎曰使禹為之胥可以不治也禹順其道以為溝洫以奏干羽猶依五穀進抑搔而卻之疾也古之醫者望氣聽聲吹步而治之至於攻劂鍼砭而下矣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其試而不試也如此然則文王已下乎曰文王值疾之有妄者也禹值疾之无妄者也无妄而又藥之何也曰是不可試而不可廢也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在帝則猶用此也

上九 无妄之隨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隨元亨利貞无咎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正曰无妄自正者也自正而復隨人則非自正者也无妄之否可以止矣而且往吉謂獨往者也无妄之同人或得或災謂衆往者也不衆不獨與眚從出與眚從反非窮而何詩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夫以喜譽愠惡隨人而求其无咎者則鮮矣君子秉乾之德反求諸身其用獨者雖否而得吉其用衆者雖同而无災詩曰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不回適其德以妄隨人則何災眚之有乎

䷙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正曰金心在中氣見於色五性所發達於面目天在山中夫非聖人則誰與窺之乎記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古人之言行湮逸者多矣而或識或存千億不忘故知天在山中則可與言道矣君子致靜以守其艮致虛以達其健尚賢而日新挹已而下人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如此則何所不畜之有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此則何所不利之有故大畜之道則惟文王為能之也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文德既溢武戒隨之及其究也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九 大畜之蠱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正曰畜之為言止也非厲何止物蠱則有災災不可犯古之利涉者蓋有望津涯而屢輟者矣先甲三日歷子而中納火於水之中後甲三日歷午而寅納水於火之中夫是則猶之未利涉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言慎也君子多識而无闢心畜德而不求試於人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以不家食而蹈危波者衆人之行君子之所大戒也

九二

大畜之賁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賁亨小利有攸往

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正曰小畜之說輹以得反目大畜之說輹為中无尤何也小畜之中孚畜其小者以成其信大畜之賁畜其大者以成其文成信近情情猶有過也成文近德德則無過也然既已止矣近情而畜過一反而合近文而畜德一反則不合也故君子之進退可以自考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如此而大畜何必不家食之有乎舅犯載璧以辭於河介之推辟祿而入於山蘧瑗卷懷以出關夷齊餓於首陽之下夫苟有尤則必有負其輹而馳者矣

九三 大畜之損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正曰大畜矣而二簋是用古之君子盖率繇此也逐馬常閑蓊壯不良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閑之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敬以承命則不違恪以守業則不懈恭以給事則寛

於死儉以足用則遠於憂今季孟儉則足用矣足用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皆侈侈則必廣其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登年以載其妻必亡故大畜而艱貞人臣之道也日閑輿衛二篇之義也吾見夫食粟千駟而賢者不視者矣吾見夫步作之皂多死者矣

六四　大畜之大有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有元亨

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正曰已大矣而皓之何也瑕璺之生則於亨豫上帝之享則於繭栗也周頌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皓者所以為敬也敬而後光明生焉人主之患患以小慧錮其大哲立政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人主之患患以其聰明試於庶慎不試於大政故大臣縣之壯氣相觸而羣類俱敗也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六五 大畜之小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正曰大有之牿牛小畜之豶豕何取之乎曰各以止過也君子之學積於下而行畜於上其處位滋高則懲心愈危矣牿牛之危君子豶豕之危小人君子亦各有取之也曰視吾所畜焉耳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故說輹閑輿君子之所立體也牿牛豶豕君子之所致用也君子危其心以畜其君畜其君以危天下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是之謂也

上九　大畜之泰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泰小往大來吉亨

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正曰小往大來則是大有亨而小畜雨也豶豕盡去而牿牛可祀也且又有進於是者則是邪正定而陰陽序也精氣交而山川雨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萬惡怒是違君子何天之道以率天下不更其學不違其師言明而衆知行高而人不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傅説其人是也

无妄大畜二陰之卦也從於北政於是冬春徂中矣大畜之泰日月之所出入也无妄之否星辰之

所從紀也自屯蒙而來十有二卦南北分治三更其次以二百七十三年大餘二十四積之八百一十九年餘七十二日矣孟以六體卦之數四百九年餘二百一十六為一千二百二十八年餘二百七十八日而四分天地減其十七年而得歲周之實是頤大過坎離之所從始也

序卦傳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又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是何義也曰災時義也无妄大畜序也序非義也序義興際以為序則序之已耳新室之戊寅樊崇秦豐兵起又五載舂陵兵起又一載癸未更始稱帝明年乙酉為建武元年是前七載者皆災歲也王郎盆子則可謂妄者矣劉縯則可謂无妄者矣竇融朱鮪則可謂无妄者矣公孫述劉永隗囂彭寵則可謂妄者矣自乙酉至於丁酉是十三載者則猶災歲也自高祖乙未入關至建武丁酉二百四

十三年又十年西域入侍日逐護邊封泰山禪梁父起明堂作靈臺辟雍煌煌乎大畜之盛也孝明在位十有八年西域入侍匈奴就學幸孔子宅升堂授經前代未之有也章帝在位十有三年外戚雖盛而馬竇列侯時已還國未有橫恣梏牛犢豕是皆有焉元和建初之治上於神爵五鳳非獲天祐而能如此乎前漢之治極於孝宣後漢之治極於孝章極治之數不過二百七十三年而四分三際尚有新室之厄故時之與災聖人不能違也履信思順尚賢則聖人謹從之也嚮使建武无廢殭立陽之事建初无廢慶立肇之釁雖謂何天之衢又何過焉

易象正卷四